

W
A
N
Z
O
N
E
K

金

英超资本内幕

颜强◎著

球

下

透视豪门内幕
追溯足球本源

金

英超资本内幕

颜强◎著

球

MONEY
BALL

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球 / 颜强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354-9938-7

I. ①金… II. ①颜… III. ①足球运动—联赛—概况

—英国 IV. ① G843. 95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4058 号

金球

颜强 著

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总 策 划 | 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 | 孟 通 装帧设计 | 仙 境 媒体运营 | 洪振宇

助理编辑 | 白进荣 内文制作 | 艺海晴空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王会利

法律顾问 | 张艳萍

总 发 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 | 010-58678881 传 真 | 010-58677346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 编 | 100028

出 版 |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 编 | 430070

印 刷 |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 37

版 次 |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 545 千字

定 价 | 98.00 元 (全二册)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

本书中部分图片因故未能联系到作者, 请作者与出版社联系, 领取稿酬。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 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作者简介

颜强，评论员、主持人。曾任职于《体坛周报》、体坛传媒及网易。长期从事体育报道，擅长以国际视野、从文化比较和经济分析，解读体育及社会事件。

策划并主持国内第一档互联网足球脱口秀节目《超级颜论》。出版作品有《你永远不会独行》《金球》《橙如夏花》等。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www.cjxinshiji.com

出品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六章

阿森纳：向左走，向右走	1
-------------	---

第七章

曼城：喜剧场	77
--------	----

第八章

利物浦：默西郡无间道	113
------------	-----

第九章

热刺：破碎的机顶盒	157
-----------	-----

第十章

纽卡斯尔联队：闹剧场	189
------------	-----

第十一章

布莱克本：永远的 1995	225
---------------	-----

第十二章

阿斯顿维拉：致命道格和短命莱纳	249
-----------------	-----

MONEY BALL

第六章

阿森納：向左走，向右走

让你去寻找一个英国足球豪门的主场球场，哪一家会最好找？

答案很简单：阿森纳。

只要到伦敦，随便找一张地铁路线图，你就能轻而易举地找到阿森纳和这个俱乐部的老主场海布里，以及现在的新球场酋长球场。英格兰 92 家职业足球俱乐部中，只有这一个俱乐部，能让邻近的地铁站以其俱乐部名称命名。从伦敦市中心的莱斯特广场搭乘皮卡迪利线地铁，一路向东北而行，6 站约 18 分钟之后，到霍洛威路地铁站，出站步行 3 分钟，酋长球场就在眼前。如果沿着这条地铁线再向前一站，你就能赶到阿森纳地铁站。

走出车站，大致左拐，沿着站门之前的吉莱斯皮路向北走上 5 分钟，便是成排小楼房之间的“枪手”圣地。



2007 年，阿森纳地铁站

当然，从2006年开始，海布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历史地名，现在你到此处，不仅会遭遇人去楼空的失落，哪怕空楼也早已不见。在兴建酋长球场的过程中，海布里被拆掉，被改造成一个房地产项目。主看台虽然作为伦敦文化遗址必须保留，但亨利献上那最后深情一吻的球场，化作了今日一个公寓间的公园。

海布里已经不存在，那个球场已经消失，只是阿森纳这个地铁站名，依然能让你顺利地找到阿森纳的新家——酋长球场。和过去80年历史惯性不同的是，现在走出阿森纳地铁站，你不能再往左拐，而应该向右拐，这样你只要步行3分钟，就能找到酋长球场这座全新的现代化球场。不过这只是看见，你还要走一段长梯，经过肯·福莱尔天桥，才能走到托尼·亚当斯雕像那一侧的酋长球场。长梯旁边有一道门，进去就是阿森纳俱乐部的办公区。

向左还是向右，走出阿森纳地铁站，仿佛走出了一段长长的时光隧道，陡然间，你被推到了现实之中。向左还是向右，阿森纳面临着历史和现实的抉择。

蓝衣三千士

那3千人的声音，全场90分钟都在高亢地回响着。其中有那么几十秒，其余5万人在狂吼“Fuck off Mourinho...”，稍微压制了3千人的呐喊。然而阿森纳和切尔西的整场联赛，能让我耳膜震荡的，还是那3千人的声音。

他们一刻都没有休止，他们一直在呐喊、在战斗、在享受。

这是2014年春天的一幕，阿森纳联赛主场对阵切尔西的伦敦德比。穆里尼奥归来之后，第一次客战阿森纳。比赛是一场乏善可陈的零平。赛后我和俱乐部的几位朋友到会员区喝点东西，酋长球场硕大的落地窗外，是通向阿森纳地铁站的外平台。不少阿森纳会员围在玻璃窗前，观看外面平台上的情景：一两百名蓝色球迷，面对着这一片巨大的玻璃窗，载歌载舞、庆祝并且挑衅着。



阿森纳主场酋长球场

又过了半小时，我到距离地铁站更近的俱乐部办公室入口，等候几位朋友。这时那些切尔西球迷从面前走过，继续在歌舞、在呼喊、在肆无忌惮地庆贺和嘲讽。

这场比赛过后，大家通过媒体获悉的无非是“boring, boring, chelsea”的球迷呼喊，以及穆里尼奥赛后“10年无联赛冠军”之对“boring”的嘲讽回应。我在现场看到的，是这3千名客队球迷嚣张甚至跋扈，但绝对激情澎湃的鼓舞和庆祝。

“这比赛都不骂人，看台上都不对抗，还叫什么比赛啊？”我的一位朋友在比赛之中和我抱怨过两三次。他和我多年前就是同事，不是阿森纳球迷，只是过来参与商务谈判的。他真正支持的，我估计只有北京国安。但是那3千人的喧闹，始终刺激着这个只是来看热闹的看客。下半场比赛，当3千人鼓噪得实在太摄耳夺目时，这哥们儿突然站起来，冲着那遥远的3千人，大骂了一声：“SB！”

他会厌憎切尔西球迷吗？肯定不会。他在现场做出如此举动本是自然的行为，但作为一个俱乐部邀请的客人，这样的做法不合适。不合适而自然，

因为温文尔雅的中产阶级掩饰、循规蹈矩的商业规则规范，在那一刹那，变得毫无约束力。

我在想，如果不骂这一声粗口，这位同学恐怕都不认为自己来伦敦看了一场传说中应该很带劲的德比。

为什么这么安静？为什么这么温文？为什么这么缺乏激情？

因为足球变了，足球变得更好接受，变得更加社会主流化，变得更干净，也变得更贵了。

这个球场所销售的季票价格，应该是全球职业足球俱乐部最高的——最低联赛季票接近 1000 英镑。这个球队踢出的足球风格，在温格执教之后，以细腻流畅、充满创造力闻名。这个球场应该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专业足球场，6 万座席全无视觉阻挡，配套设施舒适而人性化。然而这个球场，至少在这一场比赛，激情属于那蓝衣 3 千人。

一种粗犷而豪迈，甚至有点任性肮脏的激情。一种追根溯源，或许要在劳工阶层（working class）属性里，才能找到的足球激情。这种激情，是另外那些并非沉默，对比起来却感觉有气无力的 5.7 万名主队球迷发散不出来的。可能我坐的位置距离传统死忠北看台不够近，听不明白他们的声音，然而这个球场里的声浪起伏，那 3 千人始终在浪尖跳跃。

足球变了，足球流氓消失了，球场里的脏话、随地小便、喝酒乃至殴打的情形，不会在这种顶级联赛豪门大战中出现了。足球变得更加友善了。足球的现场观众也在变，年龄越来越大；现场球迷的社会层级，在英国这样一个潜意识里最九品中正制的社会里，变得越来越高了；现场球迷的购买力，也越来越强了。

这个巨大剧场里的声音和文化也变了。

足球在向右走，阿森纳在向右走。那蓝衣三千士，仍然走在向左的道路上。

大理石会堂

酋长球场和海布里不同，很多阿森纳资深球迷都会这么说。陡峭狭窄

的看台，似乎更能聚拢声音和人气。可我去过的海布里，也未必就那么喧嚣。

2003年10月的一个午后，初秋的伦敦格外美丽，我随着人流走出阿森纳地铁站，走向海布里。吉莱斯皮路上飘荡着烤肉和薯条的味道，味道未必好闻，却让人感觉温馨。5分钟的路程上，不少小商贩在推销各种阿森纳球衣和纪念品，大多有些粗制滥造。据说那两年俱乐部对街头小贩打压得很严厉，因为他们都在“侵权”。和老特拉福德那种规整华丽相比，海布里附近显得较为闲散轻松。

我仔细观察着一张张球迷的脸庞，年轻的脸庞并不多，那种祖父孙三代看球的场景更不多见。难怪海布里（Highbury）被戏称为“图书馆”（Library），球迷年龄层次的老化，已经凸显在这个百年豪门身上。以前听到“图书馆”的外号，总以为是乔治·格雷厄姆和“后防五老”的沉闷足球所致，可是每次在海布里看球，我都能感受到“图书馆”的气氛——和北方的俱乐部相比，即便和切尔西的斯坦福桥相比，这里的喧嚣和激情都要少得多。连年飞升的票价、连年老化的球迷，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也是一场对切尔西的联赛，新近暴富的切尔西，克雷斯波、穆图、达夫、马克莱莱……前“英格兰银行俱乐部”对现“俄罗斯石油俱乐部”。不过在海布里周边，似乎觉察不到异样的气氛，大家都从容而淡定。难道这就是所谓“中产阶级球迷”的特征，体现在年龄、教养和装腔作势上？

正门偏东的一个小门专为媒体开放，我沿着一个漫长蜿蜒的旋梯走进了新闻中心。即便在这里，见到的记者平均年龄都在40岁左右，几个染着金发的日本人格外刺眼——难道他们不知道稻本润一离开此地已有一年多？

海布里总是与众不同的，这种从容淡定的氛围中多少透出了一些华贵之气，和伦敦这个超级都市相关，也和这个俱乐部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从未从英格兰顶级联赛降级的高贵地位相关。海布里看台陡峭而狭小，但气势并不局促，内部设置更精致。新闻中心不大，布置却到了奢华的地步，记者的待遇也更好——不论饮料食品还是座席，在英超都屈指可数。

这个球场存活的时间，只有区区3年了。新的主场正在阿什伯顿搭建，那里有着伦敦最大的垃圾场。所有俱乐部主场变更，都会激起球迷强烈的反

抗，桑德兰、博尔顿和温布尔登都是如此，唯独阿森纳兴修新主场，球迷一片支持——他们知道这个俱乐部需要钱。

这天阿森纳又一次打败了切尔西，他们得感谢库迪奇尼裆下漏球，“图书馆”终于有了一些欢呼。比赛一结束，大家有条不紊地回家，哪里能找到尼克·霍恩比所著、被称为“阿森纳球迷圣经”的 *Fever Pitch* 里的气氛？

似乎海布里每个座位、每个球迷脸上、每句温格说出的话，都让人感觉到这个俱乐部的非同寻常——和其他俱乐部相比，这是一个真正的贵族俱乐部，所有英格兰球迷都这么看。上点岁数的北方球迷，说起阿森纳，多半会鼻子一皱：“哼，他们连会客厅都是用大理石搭建的。”

会堂的确用大理石搭建，那是海布里正门大堂。正门一般不对球迷开放，中央位置竖立着一座赫伯特·查普曼的胸像，这位阿森纳历史上曾经最伟大的教练，或许又将回归到“历史最佳”而非“最佳之一”的主教练，目光深邃地凝视着远方。

曼联要把巴斯比全身雕像立在专卖店门口，“有招揽客人的嫌疑。”霍恩比曾嘲笑道；阿森纳把查普曼塑像珍藏在大理石会堂中央，“这是真正的雍容大度。”死忠球迷如此说。

然而除却那些已经消失的贵族足球俱乐部，现今英超俱乐部中找不到真正的“贵族”——没有劳工阶层的支持，职业足球俱乐部无法发展起来，“贵族们”离开伊顿公学后，很少去看足球比赛。百年前的足球，根本就是下里巴人的娱乐运动，伍尔维奇阿森纳也不例外。



赫伯特·查普曼胸像

1886年成立时，俱乐部原始发起人不过是泰晤士河南岸的伍尔维奇兵工厂工人，和此前8年在牛顿西斯由铁路工人组建的那个俱乐部，没有本质差别。早在1863年，来自公学和大学的上层人组织起了英格兰足总，这些不需要靠足球赚钱的绅士，从那时就确立了英国足球“业余”和“费厄泼赖”（fairplay）两大原则。然而随着伍尔维奇和牛顿西斯这种劳工俱乐部频频出现，大量踢球者无法从事其他工作，必须靠这项游戏养家糊口，职业化变成不可逆转的潮流。几经争斗，足总被迫接受职业化现实，却又制定更多条款，例如，球员工资上限、俱乐部非营利性等，来限制职业足球过度商业化。

球队最开始的球衣，也是没什么讲究的，因为这仍然是一笔不小的支出。通过朋友关系，他们得到了一批诺丁汉森林的球衣，全红球衣，于是就这样装扮起这支兵工厂球队。百余年传承下来，红色成了兵工厂的主色。从这样一段背景看，阿森纳在英格兰传统俱乐部当中，创立时间算是偏晚的。

阿森纳诞生于职业足球时代，1891年，工人元老开始考虑注册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他们没想靠这个公司赚钱，而是和同年将俱乐部注册为公司的埃弗顿一样，为规避俱乐部经营风险：每个足球俱乐部都得面对工资、场租、修建球场费用等经济压力，兵工厂工人怎么有承担风险的能力？于是组建有限责任公司，以公司为载体面对可能的经营风险，才会降低自然人压力。同时组建公司也能通过销售股份的形式，吸引新投资者进来。当时就有人反对：“这会违背俱乐部创立的宗旨，侵犯俱乐部创立者权益。”

职业化在飞速发展，1892年英格兰乙级联赛创立。1893年，阿森纳被投票选入乙级联赛，成为第一支拥有联赛俱乐部地位的伦敦球队。同年，阿森纳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在争论不休中成立，这意味着阿森纳不再是一个社会公共机构性质的足球俱乐部，一个有钱人完全可以用金钱控制它。

诺里斯和投票升级

有钱人马上出现了：亨利·诺里斯。1904年，阿森纳升入英甲，1910年，

劳工经营的俱乐部濒临破产，富勒姆老板诺里斯随即控股阿森纳。他想合并两个俱乐部，遭到球迷和足总的双重反对。诺里斯在1913年将阿森纳移往北伦敦，图谋更大的市场。这一年，阿森纳从英甲降级。

1913—1914赛季，北迁收到了成效，阿森纳在海布里平均每场吸引2.3万球迷，成为英乙之最，但名列第三未能升级。为从教会租赁海布里，狡诈的诺里斯已投入12.5万英镑，阿森纳还背负6万英镑债务，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作为商人，诺里斯当然想过利用阿森纳赚钱，至少他要让阿森纳收入够高，能够自负盈亏。只是当时在足总明文规定下，要靠经营足球俱乐部而盈利，几乎是不可能的。

英格兰足总是个古怪的矛盾体，它会与时俱进，但步伐绝不超前，常常滞后。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精神，到21世纪仍能在足总找到痕迹。绅士管理的足总，将自己和职业足球身体力行者分得清清楚楚——他们，那些场上肮脏场外贪婪的掮客、疯狂而无知的劳工球迷，属于足球粗人；我们，衣冠楚楚、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有遗产或正当职业，我们是足球精英，我们犯不着借这项运动赚钱。

所以在1892年，这些高度警惕的精英，看到了足球商业化对俱乐部公司的影响。英国足球历史上第一支强队——普雷斯顿，向足总提出申请注册俱乐部公司时，足总答复是：“可注册，但俱乐部公司每年分红不能超过公司股份价值的5%。”这意味着即便俱乐部赚钱，诺里斯也不能通过分红拿走俱乐部利润。随后足总更是收紧缰绳，规定俱乐部董事不得从俱乐部得到任何经济报酬，即便一个即将倒闭的俱乐部，在偿清所有债务后，剩余资金也不能分给股东，资金必须流向“其他俱乐部、社会公益机构或慈善组织”。

足总这几条规章，在限制足球过度商业化、阻止投机商人利用足球上，发挥了重大作用，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才被曼联逐渐打破。

诺里斯很难利用阿森纳赚钱。1914—1915赛季，阿森纳列乙级第五，仍无法升级。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随后赛季被取消，俱乐部没有收入，日子更难。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对久违的足球更加热情，从恢复联赛的1919年到1921年，3年内英格兰便形成了甲、乙、丙、丁四级联赛体系。

1919年联赛重开，联赛委员会决定将英甲、英乙扩军，分别由20支球队扩到22支，诺里斯迎来了最好的时机。他一定要利用这个时机让阿森纳回到英甲，否则沉重的债务会迫使他破产。

没有谁知道诺里斯是怎么以如簧巧舌，把战前最后一个赛季乙级联赛第五的阿森纳“说”上英甲，更没人知道，诺里斯怎么能把阿森纳排在战前最后一个赛季英甲最后一名的托特纳姆热刺之前。

据说当时英格兰足总主席约翰·麦肯纳是诺里斯的好友。麦肯纳是个虔诚的英国国教徒，诺里斯利用自己极广的社会关系，在担任富勒姆主席期间，就把麦肯纳介绍给坎特伯雷大主教，从此麦肯纳对诺里斯言听计从，使诺里斯在收购阿森纳、北迁阿森纳等重大决定上得到了足总支持。阿森纳从诺里斯开始，便是和足总关系最紧密的俱乐部之一，这种关系延续了一个世纪，此后阿森纳主席彼得·希尔-伍德和副主席大卫·戴恩，先后担任英格兰足总执委，所以穆里尼奥成为切尔西主教练后，时常嘲讽阿森纳“朝中有人”，老占赛程的便宜，这并非空穴来风。

1919年，英足总让足总执委投票决定，哪些俱乐部能保住英甲身份。主席麦肯纳认为战事耽误了英格兰足球发展，让各队临时仓促组队打附加赛并非上策，诺里斯则把执委一个个拉拢过来。当时的媒体并没有证据指证诺里斯“贿选”，可当时英格兰足球界对热刺这个犹太人足球俱乐部一直有着社会性的排斥。诺里斯还把另一个伦敦球队——切尔西，拉到了自己的阵营当中，合纵连横，保证1914—1915赛季排名英甲倒数第二的切尔西，英甲席位不受影响。

阿森纳和切尔西联手谋害热刺？一个世纪前可能就发生过这样的故事，伦敦俱乐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

诺里斯运筹帷幄两个月后，足总开始讨论扩军后的升降级问题：主席麦肯纳提出应把阿森纳纳入升级球队，理由是“阿森纳对英国足球发展的突出贡献”！随后的投票结果，让完全蒙在鼓里的热刺球迷大为震惊：执委以18票对8票，通过了阿森纳升级、热刺降级、切尔西保级的结果！

此后100多年，阿森纳始终是英格兰顶级联赛球队，再未降级。以顶级



En la imagen superior, el equipo del Arsenal que jugó la primera temporada en Highbury (1913). Debajo, la escuadra que se despedirá esta campaña del vetusto estadio londinense, imitando a sus 'abuelos'.



百年阿森纳

联赛征战赛季的数目论，埃弗顿仍然是最长久者。不过在顶级联赛始终不动如山，大部分时间都占据豪强地位的阿森纳，在英格兰乃至欧洲，都是难得一见的超级稳定俱乐部。只是这个最稳定的俱乐部，上一次升级竟然不是通过竞技，也实在是一件稀罕事。